

长篇历史小说

中兴贤王

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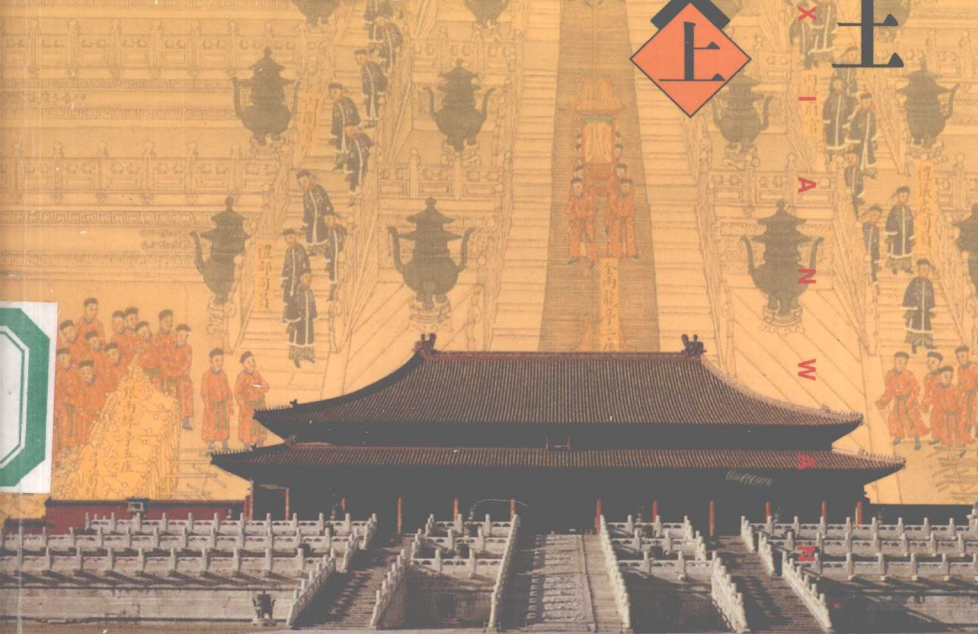
YI
XIN

诩



徐前
著

Xu Qian



长篇历史小说

中兴贤王

奕

YI
XIN

沂

徐前著
Xu Qian



奕 訢

徐前 著
(上)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奕沂/徐前著. -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ISBN 7-5013-2446-8/K·929

I.奕... II.徐... III.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1919 号

书 名 奕 沂

著 者 徐 前

出 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 行 010-66126153,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5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套)

书 号 ISBN 7-5013-2446-8/K·929

定 价 56.80 元(全二册)

前 言

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是清宣宗即道光皇帝景旻宁的第六个儿子，他的四哥奕訢，便是被火烧圆明园的那帮洋鬼子赶到热河避暑山庄去避难一直避到驾崩的窝囊皇帝咸丰。

当初道光皇帝很是待见一表人材文武双全的六阿哥奕訢，颇有传位于斯的意思，不知当中生出了什么枝节，最终还是由老四奕訢接了班，太和殿的盘龙交椅，坐上了一位因坠马受伤留下后遗症的跛足天子。

咸丰皇帝虽说腿脚不大利索，记性倒还不坏，老皇帝临终遗言总在耳边回响：“尔之皇位乃尔六弟所让，尔当善视之！”

在咸丰理解，所谓“善视之”，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要“好好看待他”，让位之功，不封赏不足以彰显天恩，辅国之才，不重用则确乎暴殄天物；其二，是要“好好看管他”，让位之功，不申饬恐惹来夺位之患，辅国之才，不约束难免成祸国之谋。

于是，奕訢的一生便从此与这个模棱两可的“善视之”结下了不解之缘，时而得封赏、被重用，时而遭申饬、受约束：

咸丰元年，奕訢即位伊始就封奕訢为恭亲王，这个“恭”字含有“逊让”之意，多少表示了奕訢不忘六弟让位之功。咸丰二年特许他“分府”即建立王府，还批准他在内廷行走。咸丰三年九月，太平军北伐，京师告急，奕訢被赋予重任，以亲王身份担任“领侍卫内大臣”，办理巡防，次月更受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成为不入正员的军机大臣。咸丰四年一年中，先后被授予都统（八旗制度中一旗的最高长官，满语称“固山额真”）、右宗正（掌管王室宗亲事务的宗人府的第三

长官)和宗令(宗人府的最高长官)。

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兵逼京师,咸丰皇帝在求和不成、交战不利的尴尬情势下,以“木兰秋狝”的名义仓皇出逃、摆驾热河去者。奕訢临危受命,当上了“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收拾四哥留下的这副烂摊子。这也是奕訢第一次正二八经跟洋鬼子打交道,任务完成得……怎么说呢,反正英法联军是答应撤军了,不过代价是接受了强盗们提出的所有条件,并且不得再去计较鬼子在圆明园、在北京城、在锦绣中华犯下的任何暴行。签了屈辱的城下之盟,钦差大臣自己也觉脸上无光,上疏自请处分。咸丰也知道御弟的难处,回复说:“恭亲王办理抚局,本属不易,朕深谅苦衷,毋庸议处。”

办理“抚局”的经验,使奕訢俨然成了大清国的夷务专家,在嗣后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他顺理成章地担任了这个相当于后世外交部机构的最高长官。

咸丰十一年七月,奕訢这位跛足天子终于被内忧外患击倒,驾崩于热河行宫。面对奔丧而来的小叔子恭亲王,一东一西两位新寡太后泪眼婆娑,哭诉肃顺一千顾命大臣专横跋扈把持朝纲欺负孤儿寡母的劣行。奕訢义愤填膺,当下便与二皇嫂定下计谋,在大行皇帝梓宫回京的时候,一举扫除了“八人帮”,气急败坏的权臣肃顺临死前破口大骂:“鬼子六,你们叔嫂狼狈为奸……”

是不是狼狈为奸不得而知,但在这桩决定大清命运的历史事件中,奕訢无疑起到了挽狂澜于既倒的重大作用,他也因此而被授为“议政王”,重新“在军机行走”。除了这些实际权力之外,太后们还给了他王爵世袭、领取亲王双俸、免召对叩拜(见君不拜)等一系列特殊待遇。宗人府宗令的职务也予恢复,还把当时大清最精锐的禁卫部队神机营交给他指挥。不仅如此,连六岁小皇帝载淳(同治)的功课也由这位六皇叔进行“稽察”。

也许是顾忌议政王的功高震主、尾大不掉,也许是当真抓了恭亲王对上不恭的现行,垂帘听政的东西两太后在同治四年指责奕訢“信任亲戚,内廷召对时有不检”,决定罢免他的“议政王及一切职任”。

只是由于惇亲王等一班元老百般吁请，太后们才网开一面，保留了他内廷行走、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差事。

同治十二年，小皇帝载淳年满十八，正式亲政。第二年七月，同治皇帝终于因为不满意倚老卖老的六叔经常“召对失仪”，一气之下将奕訢降为郡王，连带着把堂兄弟载澂的贝勒爵位也给撸了，痛快，解恨！可谁知道，圣旨下了刚刚一天，老佛爷就不干了，在中兴贤王的小叔子和初出茅庐的亲儿子之间，老佛爷果断地倾向了前者，逼着小皇帝收回成命，圣旨作废。

同治皇帝这才明白，只要母后皇太后活一天，自己就永远是个傀儡，大清江山就最多是太后和自己“同治”着。灰心丧气之下，干脆奉还有名无实的亲政权，“恭请两太后训政”，自己到花街柳巷八大胡同做几天风流天子倒还省心。这年年底，小皇帝竟积牢骚成疾、积劳碌成疾，加上说不清是花柳还是天花病毒的侵袭，呜呼哀哉了。要死没死的当儿，为祈求龙体痊愈，还给六叔双俸之外又加赐一份亲王俸禄，让惹祸的奕訢捡了个不大不小的便宜。

同治不治，光绪来续，奕訢成了硬榔榔响当当的四朝元老，但这时的朝政已经是老佛爷一个人说了算，奕訢也难再有什么作为。光绪十年，法国入侵大清属国越南，身为军机大臣的奕訢却迟迟不敢派兵驰援，这自然招致朝野非议，老佛爷也责怪他“萎靡因循”，又一次罢免了他的军机大臣，停发了双份俸禄，让他在家“养病”，找凉快地儿呆着去。光绪二十年，日本入侵大清的另一个属国朝鲜，太后老佛爷举目四望，不见得力的宗亲，想起赋闲十年的六弟，急急召来委以重任——还是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挥鬼子六善于跟鬼子办交涉的特长。还让他总理海军，并会同办理军务、内廷行走，稍后又命他督办军务、节制各路统兵大臣，并任为军机大臣。这一任军机大臣他当得最为久远——一直当到再也当不动为止，不过这也仅仅是四年之后的事情而已。这一年是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六十七岁的奕訢病危，光绪皇帝陪同慈禧太后三次亲临探视，四月奕訢去世后，光绪又两次到恭王府祭奠，还特地为此停止朝会五天，并给皇叔戴了

十五天的孝。

朝廷赐给奕訢的谥号是一个“忠”字，根据《谥法解》，“危身奉上为忠”。由此可见清廷对这位既“恭”且“忠”的亲王是如何评价的。当然，只有历史对奕訢的评价才是最公正最贴切最经得起推敲的了。

转眼百余年过去，奕訢和他毕生为之尽忠效劳的大清国都已是过眼云烟、昨日黄花。但是，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如今重新解读这位“中兴贤王”的曲折人生，回眸审视他在与世界列强交涉中的功过得失，仍然可以在给我们带来沉重思考的同时，激励起我们振兴中华的匹夫之责……

目 录

第一章 御弟风采

一、榻前遗诏定君臣 (3)

病榻上的道光皇帝强撑余力，睁开浑浊暗淡的双眼，枯瘦冰冷的手指向四阿哥奕訢：“尔太子之位乃尔六弟奕訢所让，尔今后视之当异于诸弟……”未来的咸丰皇帝吃了一惊，正待细问，父皇的手臂已颓然垂下……

二、寄情诗酒闲亲王 (43)

奕訢一盞愁酒入怀，喟然叹道：“大清祖制，亲王不许干政。小婿空有报国之心，又怎能尽展才能为天子分忧？只能寄情诗酒，作一个闲散王爷罢了！”岳丈桂良微笑道：“何必如此沮丧！不出三年，定可大展宏图、吐气扬眉……”

三、好个天地一家春 (71)

咸丰皇帝一拍御案，大声骂道：“江南贼寇越剿越多，朕养你们又有何用？还不快滚！”众人唯唯诺诺倒行退出，又见安德海手捧一卷东西进殿来，咸丰眉头一皱：“又是八百里军情？”小安子诡笑道：“是开心的钥匙到了……”

四、行走君前赐带刀 (110)

眼前洪秀全的势头越来越猛，咸丰皇帝也有些乱了方寸，

他点头道：“众卿言之有理，亲王不许干政的祖制固然要守，但当前国家有危，自应变通……恭亲王，朕命你署理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特许御前带刀……”

第二章 宦海沉浮

一、为母请封反遭黜 (211)

母亲的梓宫刚被奉至绮春园，奕訢便接到了这样一道圣旨：“恭亲王奕訢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之处，着勿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均着开卸……”奕訢冷冷一笑：“谢主隆恩……”

二、初与肃顺结芥蒂 (240)

咸丰挥挥手中的奏折道：“耆英一案，已审数日，恭亲王奏请拟定绞监候，肃尚书以为应就地正法，列位有何高见，当面奏来。”皇帝说了半天，却没有一个人出班奏本，也难怪，这两个老六都不是好惹的，谁愿意蹚这趟浑水？

三、此六爷非彼六爷 (284)

一品大员柏葭，此刻正襟危坐在西市口刑场的地上，旁若无人地自斟自饮。监斩官肃顺幸灾乐祸：“柏大人，在下敬你一杯，送你上路吧？”“呸！肃老六，别得意得太早了！你的酒，还是留着自己断头的时候喝吧……”

第三章 狂澜难挽

一、君王犹恋武陵春 (327)

武陵春轻启朱唇，款摆纤腰，当真是玲珑娉婷，把咸丰皇帝的魂儿给勾得不知道几两轻重了，他一挥手，传下口谕：“着

武陵春伴驾，自今日起，圆明园四春轮番值更！”正美着，忽听小太监伏地叫道：“皇上，天津失守了……”

二、车驾仓皇弃京师 (375)

咸丰皇帝双手高举檀香，向列祖列宗的牌位叩了三个响头，口中念念有词：“不孝子孙万般无奈，北狩木兰以避夷锋，让列祖列宗蒙羞了……”说到这里，已是泣不成声。城东方向，英法联军的炮声却隆隆传来，震得殿瓦为之摇动……

三、临危受命看六王 (454)

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的头衔安在六爷恭亲王头上，倒着实令他如负泰山之重。恭亲王摇摇头，对那几位留守大臣无奈地说道：“夷兵锋头正健，我军连战连败，这时候去议和，一点儿本钱也没有啊……”

四、最是难堪城下盟 (522)

恭亲王呆呆地站在礼部门口，浑身冰冷，惊愕、凄凉、悲愤的感觉同时涌了上来。他从未见过这样傲慢、这样放肆的人，额尔金不过区区一个英国公使，竟不把大清国的亲王、皇上的亲弟弟、钦命的议和大臣放在眼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第四章 辛酉风云

一、功高自古遭忌多 (595)

肃顺看看咸丰的脸色，见皇上对自己的话并没表示反对，便大着胆子又说道：“此次恭王议和成功，名声大振，留京诸臣多依附于他，外夷首肯也信任于他。如今，他又要设立什么总理衙门，这不明摆着要大权独揽么？皇上，整拜的教训可不能忘啊……”

二、君王何故不回銮 (654)

恭王爷精神振奋：“皇上就要回北京了！明日五更，我等在正阳门聚齐，一同去密云恭迎圣驾回銮！”众人刚应得一声“是”，只见一骑快马飞驰入衙：“皇上暂缓回銮！”宝璽大声抱怨：“屡次说回，屡次更改，难道紫禁城就总这么空着么……”

三、热河崩殂巨变生 (698)

恭亲王遥望热河方向，两行热泪夺眶而出：“皇上，我的哥！您病危在榻，不许臣弟前去探望，驾崩西行，又不许臣弟亲往哭临，就算臣弟有什么让您不满的地方，也不该如此绝情啊！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阴谋不成……”

四、碗底密谕藏杀机 (804)

东太后见奕訢热泪横流，也泣道：“大行皇帝与王为昆弟，龙驭弥留，念王甚殷，今既远来，当承克食。”恭亲王躬身接过太后所赐的克食（祭品），手指轻触，竟然发现碗底藏有密谕！趁肃顺正向太后奏事，恭亲王赶紧将纸条收进袖里……

五、议政王爷诛顾命 (807)

肃顺扬手把送行酒饭打翻在地，冲着恭王府方向破口大骂：“鬼子六，你勾结洋人，卖国求荣！先皇尸骨未寒，你们叔嫂狼狈为奸，捕杀先皇顾命大臣，你不得好死！”正骂得起劲，不料刽子手抡起鬼头刀，只见刀光一闪，血崩如雨……

第五章 叔嫂争锋

一、内有太后外皇叔 (839)

恭亲王端坐在军机处大堂，案上的奏折堆得像一座小山。

他顺手取过一封,见是浙江巡抚王有龄的加急奏报,说洪秀全的太平军已围困杭州,请求朝廷火速下旨派兵增援。折子上有两宫太后的硃批:“议政王办。”奕訢心中一阵得意:“大清的事还少不了本王呢……”

二、敲山震虎杀悍将 (873)

西太后怒目圆睁:“好你个胜保,眼睛里还有朝廷吗?本宫若不治你的罪,只怕你日后翻天!”小安子悄声提醒:“主子,胜保可是议政王的人。”慈禧冷笑一声:“议政王大还是朝廷大?杀!越是这样,胜保就越该死……”

三、恭王俯首终称臣 (910)

恭亲王一时兴起,不料语带讥讽,伤了西太后。太后愤然道:“你事事与我为难,我革了你的职!”恭亲王针锋相对:“你革得了我职,革不了我先皇第六子的名份!”边说边从地上站了起来,吓得慈禧尖叫道:“快来人,六王爷要打本宫……”

第六章 烈士暮年

一、智诛阉奴安德海 (947)

朝房里,安德海正人模狗样地混迹在等候上朝的官员中间炫耀自己的顶戴花翎:“这是正宗蓝田玉做的翎管,你们谁见过?太后赐与咱家的!”众人正在惊诧,却听恭亲王说道:“哼,再好的翎管,也护不住后脖梗子……”

二、糊涂天子背运臣 (980)

亲政没几天,同治皇帝就冲议政王奕訢发起了无名火:“如今朝野上下,都风言朕微服治游不良之地,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听说都是由六叔这儿传出去的?”奕訢不慌不忙:“皇

上去没去，难道自己还不清楚？……”

三、再辅幼主坐龙楼 (1012)

奕訢手抚同治皇帝梓宫，老泪纵横：“苍天哪，你何其忍也！二十余年间连召大清三帝，让我们百官如何是好？让我万民如何是好？”正悲啼不已，却听西太后强忍辛酸劝道：“恭王不必过于哀伤，快快议决立嗣之事才是大清国第一要务呀……”

四、又成兵败替罪羊 (10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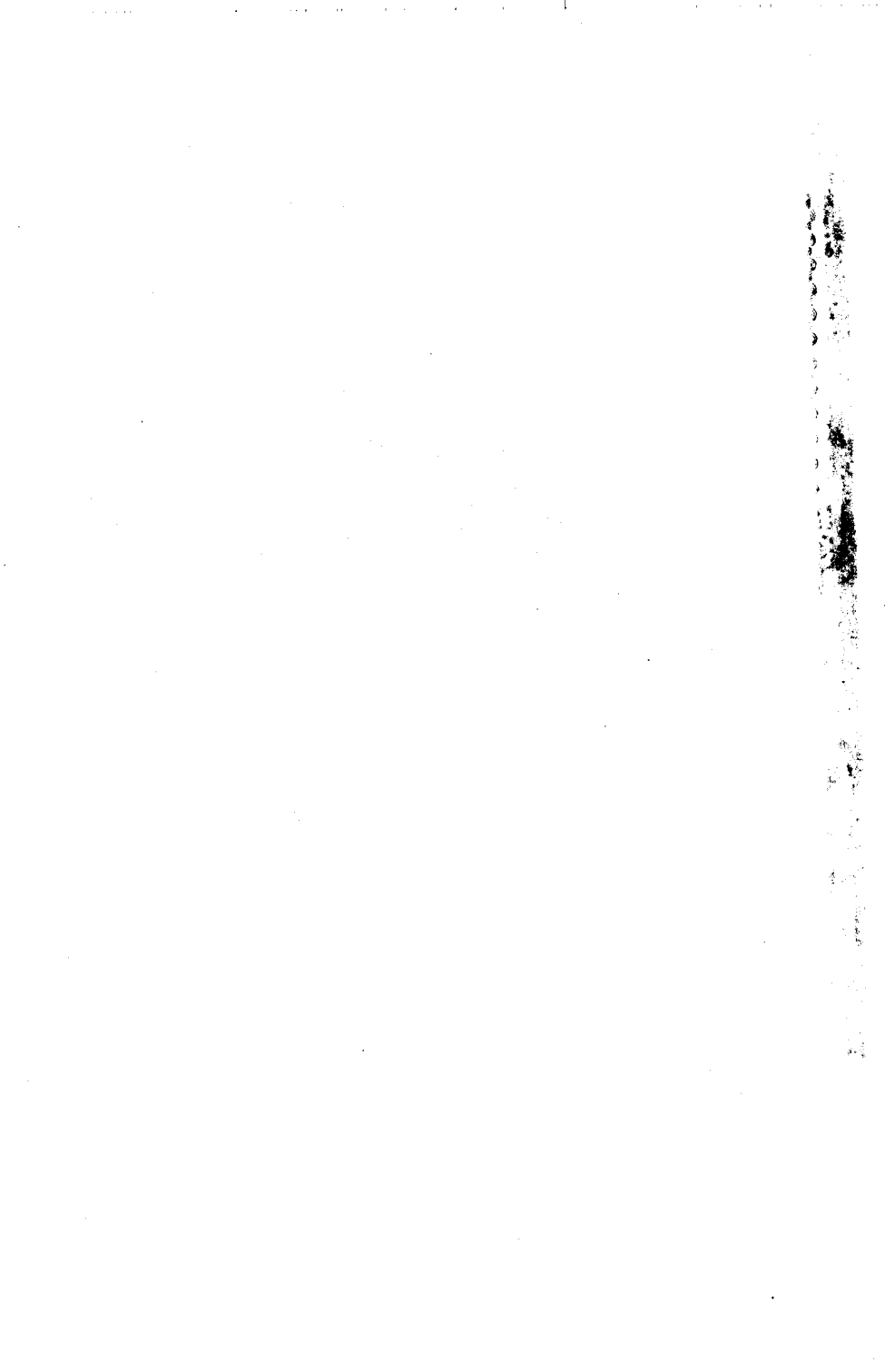
恭王爷早早来到军机处，却见衙中全无往日的忙碌景象，公案上空空如也，居然连一份奏折公文也没有。他心里正在纳闷，却听有人私语：“军机大臣一个也不留用，太后这手也太绝情了吧……”

五、功过只待后人说 (1065)

赋闲十年的恭亲王，以年近古稀的老病之躯，被朝廷再次起用。然而，这时的大清，已非昔日可比，此刻的世界，也不是他所认识的世界了。奕訢叹了口气：“老了，不中用了，空怀报国之心，已无回天之力了呀……”

第一章

御弟风采



一、榻前遗诏定君臣

病榻上的道光皇帝强挣余力，睁开浑浊暗淡的双眼，枯瘦冰冷的手指指向四阿哥奕訢：“尔太子之位乃尔六弟奕訢所让，尔今后视之当异于诸弟……”未来的咸丰皇帝吃了一惊，正待细问，父皇的手臂已颓然垂下……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三。

新年刚过，整个北京城仍沉浸在新年的欢乐中。沿街大大小小的门上均贴着大红的春联。朱门大户的门两侧悬着大红的彩灯，在微微寒风中摇摆着，像大宅院里欢呼的孩子在跳舞。空气中弥漫着酒肉的香气，混和着香炉里飘散的香火味，偶尔，不远处传来几声炮竹炸响后孩子们的惊叫声和笑声。

西郊的圆明园却笼罩在一层肃穆的气氛之中，宫门口两盏大红官纱灯在空中轻轻晃动，宫门上的春联十分醒目、鲜艳。八名带刀侍卫分立两侧，门前停着几乘轿子，宫里死一般地沉寂。

不一会儿，从内城方向的大街上，又有几顶轿子匆匆而来，至近处才见是几顶绿呢轿子，方知来的是朝中重臣大员。

轿至宫门口，全停了下来，早有跟班随从挑起轿帘，五位身着朝服的官员走了下来，他们下轿后，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满脸堆笑相互寒暄，而是相互看了看，点了点头，目光中意味深长。尔后把一位年龄较长者让到前面，其他四人尾随其后，鱼贯而入，守门的侍卫对这几人十分熟悉，他们是军机大臣：大学士祁隽藻；大学士、上书房师傅杜受田；尚书何汝霖、季昌芝；侍郎陈孚恩。五人来至宫门，侍卫们早已跪地施礼，大臣们置之不理，低垂着头，快步向宫里走去。

刚至奉三无私殿外，忽听殿下有御前执事太监高声传旨：